

从文物修复教学谈博物馆教育模式的创新

林永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博物馆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特色、挖掘各种宣传资源，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传播历史文化的使命。文章拟透过在大学生中开展的一次近半年的文物修复教学实践以及展览宣传的经历，对博物馆教育模式的创新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文物修复 模式拓展 馆校合作

一

作为公益性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涉及到的教育对象是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大众。在文化信息日益丰富的时代，如何满足大众需求达到教育目的，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2013年，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以下简称泉州师院）开设《文物修复》课程。为使学生对博物馆文物工作有更多的感性认识，该校联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泉州海交馆）开展为期6个月的教学实践合作（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既有理论教学、实践操作，又有修复成果展览陈列。这种博物馆与高校合作教学的形式，对博物馆实现及拓展教育职能本身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众所周知，教育是博物馆很重要的职能，也是博物馆实现自身价值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时下，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实现，从形式上归结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文物、史料等物质形态为载体的陈列宣传；二是以学术研究、考古、保护修复等为载体的科研宣传。文物展示和历史表述是博物馆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要素，通过以物证史，以史育人，达到宣传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目标。科研宣传侧重的是博物馆人力资源的开发。二者对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开展必须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然而长期以来，博物馆在教育职能的实现上似乎更突出前者，后者作用的发挥略显不足（尤其体现在博物馆业务领域的一些特殊人才，在服务大众、与大众互动交流上）。实际上，博物



图一 文物修复理论教学

馆人才作用的发挥，一旦找到切合点并予以挖掘，必将成为推动博物馆教育职能发展的优势资源。这一点，泉州海交馆与泉州师院在文物修复教学上的合作，便是很好的例证。

笔者有幸被推荐为泉州师院文博专业的44名学生讲授《文物修复》课程。在这半年间，学生除了较为系统地学习文物修复相关专业理论外（图一），实践阶段还复原80余件宋元清时期残损的瓷器文物标本（图二、三），并完成修复档案的制作。此次教学合作，博物馆作为掌舵手，全面规划设计文



图二 文物修复实践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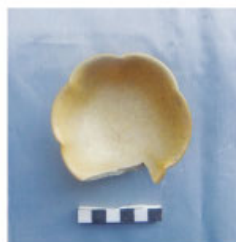
图四 文物修复作品高校巡展



清酱釉杯



宋酱釉玉壶春瓶



宋青釉葵花杯



宋元青白釉小瓶



清红绿彩碟



宋酱釉器盖

图三 修复前后对比

修复课程是以学生的修复作品展览作为结束(图四)。

文物修复作品是学生学习实践的成果,为使该教育成果得以进一步的体现,扩大宣传影响,泉州海交馆特地举办了两场展示学生修复作品的展览。第一场在海交馆展厅举办,第二场是走进高校进行巡回展览。展览在主题的形式设计、展品陈列、场景氛围营造等方面均由泉州海交馆的专业人员进行统筹策划,并让学生参与其中,接受博物馆展览陈列艺术教育。

通过展览,每

个参观者近距离地接触到建窑的黑釉盏、德化的白釉粉盒、安溪窑的葵口杯、磁灶的酱釉玉壶春瓶等等。多样的器型、莹润的釉色、精美的纹饰无不让观赏者感叹古代先人的智慧和高超的制瓷技艺。然而,文物美中不足的残损也让人感受到修复工作的艰辛,体会到保护文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展览

1. 举办修复作品展览

物修复课程的内容以及学习进度安排。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借助展览、利用媒体宣传以扩大影响。

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只有为人们所知、所学、所用,才能体现其价值。此次文博专业文物



图五 《东南早报》小记者参与实践互动

的留言中，参观者如是写道：“珍惜爱护文物，做文化遗产的守护人”，“人生就应多进图书馆、博物馆，此文物修复作品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学习知识，提高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倡文物保护意识”……有学生留言：“我热爱海交馆”、“我热爱文物修复”、“我能到海交馆实习吗？”等等，表达了对博物馆工作的美好愿望。可以说，展览的教育意义已超越了“物”本身。

2. 媒体宣传造势扩大影响

缺乏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和参与，一个活动、一个展览的影响总会有局限，因此，此次的修复实践课程，在前期、中期、后期借助各种网络媒体，进行阶段性宣传，先后有《海峡都市报》、《东南早报》、福建东南网等报道或转载相关信息。众多媒体的参与，使馆校合作不再是纯粹的教学，而是与社会大众紧密的联系，扩大了文物保护宣传，延伸了博物馆宣传教育的面，这是教学合作很重要的收获。

同时，实践教学现场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在不影响文物修复实践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参观者观摩。对学校等单位，可以有组织地进行文物修复操作体验。敞开、互动式教学，让学生既是学习者，又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讲解员和教授者，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学习自律，提升学习主动性，并且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融入实践教学活动中，接受文物保护教育。比如，《东南早报》组织小记者团走进实践现场，小记者们在接受文物保护修复知识的讲解之后，自己动手将破碎的碗，进行粘接复原。这种互动给予他们很

深的体会，有的小记者在实践现场就发出了“长大后我想从事保护修复工作”的感受，在他们写的刊于《东南早报》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简单的修复操作让他们收获了快乐，懂得了珍爱文物的重要意义（图五）。

二

修复在教学上有两方面的特性，其一是神秘性。文物修复往往身处幕后，普通大众能与之接触和了解的甚少，对其认知只能从陈列展示、宣传读物、研究资料中去感受。这一点恰恰符合了学生猎奇的心理。其二是互动参与性，这是文物修复与生俱来的特性。文物修复的信息收集、清洗、拼接、补配、上色仿釉等每个环节均相互关联、互为影响。修复操作要求严谨、细腻，需要在参与互动中才能加深对该技能的体会和理解。当学生在实践中经历过失败与成功之后，磨炼与体验的过程可以让他们从中寻找到更多参与的乐趣和自我成就感。

泉州海交馆和泉州师院教学合作前期就构思“敞开实践，展览跟进，宣传造势”一体化的宣教模式，通过敞开式教学、举办展览以及借助媒体的力量，扩大合作教学影响，吸引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博物馆，参与博物馆活动，了解融入博物馆。当然，此次馆校结合的教学合作，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成效，关键是泉州海交馆发挥了自身优势。

首先对学校而言，博物馆汇集大量的陈列、考古、文物保护修复、文物摄影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为高校提供必要的师资支撑。泉州海交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一家有着国家一级文物保护修复资质的博物馆，在该技术领域有着资深的专业人员，可以满足泉州师院修复课程教学的需要。不仅如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博物馆还可以为学校提供更多的与课程相关的师资帮助。比如，与修复实践教学有关的文物摄影、考古等等。

其次对学生而言，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授课方式与学校老师会有所差距，但是，经验与理论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就理论而理论的说教方式，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学生在轻松、交流、探讨的环境中学习，减少了修复专业性及多学科交叉等方面所带来的压力。

另外，在博物馆的环境里进行修复实践教学，与学校的学习环境迥然有异，学生在敞开、互动式的模拟实验室现场进行修复，接受的完全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教育；修复的器物是真实的文物标本；补配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复原；修复形式立足博物馆，既有陈列修复，又有考古修复。宽松而不失规范的学习环境，丰富的实践内容和项目，给予学生的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学生乐于接受且更加投入。

通过泉州海交馆参与泉州师院的教学合作，表明博物馆业务领域的资源不仅局限于博物馆内部。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挖掘，找出特色、找准切合点，幕后的业务工作也可以走上前台，走出博物馆，参与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当然，与学校教学上的合作对博物馆而言还有着更加非凡的教育意义，通过教学宣传了博物馆，扩大了博物馆的影响。通过教学培育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高素质、热爱文博事业的生力军，他们将是博物馆教育传播的使者，鲜活的流动的博物馆宣传代言人。

三

泉州海交馆与泉州师院的教学合作，让博物馆业务领域人才的作用得以发挥，并运用修复的神秘性、互动性特点，通过宣传互动、陈列展示系统化的考虑和策划，创新性地将静态的保护修复的文物，转化为动态的保护修复理念的传播，让一直隐身于博物馆业务内部的修复，服务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拓展。总而言之，修复教学迎合了参与者的内心需

要。精心策划宣传成为教学成果扩大影响的重要推手。这两方面应该是当前博物馆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博物馆很大一部分的努力难以被社会大众所认可。持续性、影响力、吸引力不佳是不争的事实。展览缺乏特色、参观者看展走马观花时有发生、互动项目单一、可操作性差，一些网络数字化功能建设滞后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在思想服务观念的转变上还不够，与时代同步还有一定差距。博物馆在开展活动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方面仍较为薄弱，很多项目缺乏群众基础。为此，博物馆在把握好与参观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建立起以大众需求为出发点的服务理念，不仅考虑自身能做什么，更要考虑大众需要什么，并做好目标市场调查和评估。

与此同时，博物馆众多的资源如何开发、推广给大众并为大众所接受，这是策划营销的问题。现今，信息的多元化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发展，人们可接受到的文化服务渠道特别的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实现自身教育目的，需要在策划营销模式上有所创新，不断吸纳先进的经营理念，走出一条适合博物馆的营销发展道路。从近期和远期进行规划，经过一系列包装打造，使博物馆的活动项目形成富有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以品牌效应带动博物馆教育职能的进一步拓展。